

春天轻快地来了，溜了把脸，披一身薄衣，穿一双风做的跑鞋，细言细语声如雨丝，如嫩草，一转眼就在大地上溜达开了。它羞涩地，悄悄地，若隐若现地，从天边来，从山中来，顺路走到原野，走向堤坝，走入水湾，走上村边小路，去传递春天的魔力和物象。

春天俏皮地踢上几脚，大地上的草儿花儿就从萧冬中苏醒过来，光秃秃的地面冒出了细尖儿、嫩芽儿，似乎蹲在地上抽上一袋烟卷，绿色的丝条就密织成一片片大绿毯，各色花儿也不知从哪里跑过来，挂在交叉的枝条上，显摆在绿叶间。

春天如炸开的云朵，大人小孩都憋不住了，纷纷走进春天里。

人们迈开脚步走进春天，也就走进了真实的世界中，它比绽放的烟花更迷人。人们走出家门，提个小竹篮、小条篓，漫山遍野去采摘野菜。野菜是春天的赐予，长在山岗野地的花样繁多，野蕨菜、野荠菜、野蛤蟆菜、马齿菜、野芹菜、苦菜、小根葱等，数起来都让人觉得多而生厌。可野菜收藏了丰足的春天的味道，做成菜肴摆上餐桌，样样算得上人间美味。若将其晾干妥藏，待春天走远了，还能再拿出来烹食享用，似乎春天又跳回眼前，又似乎这亲亲春天是品味无尽的。

春天是时光的简历表，桃红柳绿的表情归属春天，柳絮飘飞薄烟缈缈将情趣献給春天，物象交替的规则呈给了春别样风情，给萧倦一冬的你我他送来了神采飞扬。

去春天天边迈迈脚，伸伸臂，左看一眼，右瞧一瞬，街头巷尾村角塘坝处处流动春声春情。春风蹑手蹑脚去亲吻柳条，微微吹皱碧波水面，转眼又跑去花海，偷偷向八方传送花香。跟孩子似的，还爬上高枝，俏皮地掀起青鸟的羽毛。阳光躲藏的天气，不闻鸟声唧唧，春雨见缝插针编织童话来了。不知那是什么春花儿，雨丝细细密密从高空降落，滴滴晶珠儿恰好乘势入怀。春雨疯着闹着笑着，花儿也跟

走春天犹如走人生

文 / 董国宾

着笑着乐着，那娇娇柔柔引人怜爱的花姿花态，给了春雨童话可贵的赞赏。

春天时钟的刻盘上，时针一圈圈转着。时针的脚步走向河堤，岸柳青了。走向山谷，山谷发出青春的回声。走向城市，城市的街街角角采来绿衣。走向农庄，农人沐浴春色笑迎春风。当风筝高飞、春空亮堂堂的时候，庄户人家迎来春耕。春天的简历表，也就挥笔写到了时光深处，这是土地对春天的忠诚。春牛逢时惜春，在独属自己的时节里，恐后争先给自己套上枷栏，当犁铧一下到地里，就白得灼灼发光。一幅亲切自然的春耕图，在天底下天然成诗，写给了春天。

春天像飞速翻动的书页，一天天朝未来滚动着。不经意的某一天，忽然槐花开了，榆钱长成一串串一树树绿蝴蝶，泽塘边菖蒲矗立成一道道幕墙，小蝌蚪快乐得在温暖的水里游动，日影草色接壤初夏的色彩去了，晴空一碧的春天里，春阳便暖了千门万户白叟黄童的心房。

走春天，犹如走人生。春天的大园子里，若投入无限的真诚和用心，去抓住一把把一闪即逝的春色和春意，在人生的山头上，自然会孕育出人生的希望和花朵。

山泼黛，水挹蓝，草长莺飞，绿树葱茏、百花竞艳，赏花踏青历来是春天不可缺少的出游项目。

除此之外，春天还有哪些好玩的项目呢？古人早就给了我们答案。在唐代，有盛况空前的拔河活动，“常以正月望日为之”（《封氏闻见记》）。唐宋时期的寒食节、清明节，则“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唐?王维《寒食城东即事》）。明清时期，荡秋千、放风筝、博棋赛……古人将春天过得多姿多彩，妙趣横生。这个春天，我们不妨乘着诗词一起去踏青。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论语·先进》

春日郊游活动在我国由来已久。春秋战国时期，结伴郊游就已是人们的一大乐趣。“长堤十里转香车，两岸烟花锦不如”，在唐代赵骅的《曲江上巳》中，上巳节的曲江岸边风光无限。南宋吴惟信的《苏堤清明即事》中，一句“游子寻春半出城”便写尽了游人访春踏青的兴味。“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在清代高鼎笔下，诱人的春色，更使多少“游人出禁城”。在这些古诗词中，古往今来人们游春踏青的活动之频繁便可见一斑。

时至今日，郊游踏青依然是中国人非常喜爱的节令活动，而历代人们外出游玩的时间却各有不同。汉代的人们在正月初七“人日”就出门了，不待春意浓便早早地去踏青。唐代的人们则从正月十五开始，便去“探春”，踏青活动一直持续到清明时节。唐代李华作《春游吟》：“初春遍芳甸，千里蔼盈瞩。美人搞新英，步步玩春绿。”唐朝踏青活动最热门的时节是在寒食、上巳、清明之际。

一如唐代，宋代“春游特盛焉”，但宋代的踏青活动大多集中在清明节，人们借清明祭拜先人的机会，踏青、聚会。明清时期，踏



青依然盛行。《帝京景物略》中有载：“岁清明，桃柳当候，岸草遍矣。都人踏青高梁桥……”清代的老北京城中，老百姓的郊游踏青往往在三月三蟠桃宫庙会时达到高潮。清代震钧所著《天咫偶闻》中，“春波泻绿，软土铺红。百戏竞陈，大堤入曲。衣香人影，摇随春风，凡三里余”，正是对当时踏青活动最好的写照。

花笼微月竹笼烟，百尺丝绳拂地悬。忆得双文人静后，潜教桃叶送秋千。

——唐·元稹《杂忆》

荡秋千是一项渊源久远的活动，其起源众说不一。唐代高无休《汉武帝后庭秋千赋》中有载，“秋千者，千秋也。汉武祈千秋之寿，故后官多秋千之乐”。“秋千”这个被赋予了美好寓意的名称在汉武帝时期出现，这项活动也自此流行开来，成为历代最受女子喜爱的一种娱乐活动。

唐宋时期，荡秋千盛极一时。唐诗宋词中皆留下了许多吟咏女子荡秋千的佳句：“秋千争次第，牵拽彩绳斜”（唐刘禹锡《同乐天 and 微之深春》）；“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宋李清照《点绛唇·蹴罢秋千》）；“红杏香中箫鼓，绿杨影里秋

千。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南宋俞国宝《风入松》）……这些诗句无不细腻逼真地描绘了荡秋千的美丽情景。

明清时期，秋千活动仍然流行不衰，瞿佑《事清明即》中写道“秋千一架名园里，人隔垂杨听笑声”。时至今日，秋千仍是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欢度新春佳节时的一项重要娱乐活动。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清·高鼎《村居》

早在春秋时期，风筝的前身——以竹木制成、能迎风升空的“木鸢”“木鸢”就已经出现。到了汉代，纸鸢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宋代高承在《事物纪原》中记载，韩信“作纸鸢放之，以量未央宫远近”。

自唐代开始，放纸鸢成为一种娱乐活动并流传开来。《纸鸢赋》中有这样的描绘：“饰素纸以成鸟，象飞鸢之戾空；翻兮将度振沙之鹭，杳兮空光渐陆之鸿，抑之则有限，纵之则无穷，动息乎丝纶之际，行藏乎掌握之中……”“夜静弦声响碧空，官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移将别调中。”唐末诗人高骈的这首诗名为《风筝》。风筝这个名称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

宋代放风筝的活动较唐代更为盛行，当时还出现专门制作风筝的手工作坊。宋代寇准还有一首名为《纸鸢》的诗：“碧落秋方静，腾空力尚馀。清风如可托，终共白云飞。”明清时期，放风筝的活动更为普及，并多集中在清明节前后。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载：“清明扫墓，倾城男女，纷出四郊，提酌挈盒，轮毂相望。各携纸鸢线轴，祭扫毕，即于坟前施放较胜。”自唐代以来，放风筝这项活动一直受到历朝历代人们的喜爱，人们不仅在诗词中吟咏赞颂，更将之人画，我们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苏汉臣的《长春百子图》中就能看到古人放风筝的生动景象。



春暖花开，那花香，就四溢了；那花气，就弥漫了。

花气，当如何？人常说“花气袭人”，或者说“花气熏人”，而我，却是独喜欢“花气雅人”。

“花气袭人”，典出于宋·陆游的《村居喜》，其中两句曰：“花气袭人知昼暖，鹊声穿树喜新晴。”闻花香而知春暖，听鹊声而欢喜天晴，本来意境大好，心情亦大好。

可是，每读“花气袭人”，就让人禁不住

想到《红楼梦》里的那个“花袭人”，先是做贾宝玉的丫鬟，后来又做了贾宝玉的二房。对贾宝玉至为体贴，可以舍身，让贾宝玉“初试云雨情”；表面上看，似乎是“至情至性”，实则，一个“媚世”的小女人，俗得很。但据说，“花袭人”的名字，就是取之于“花气袭人”的含义，真是俗了“花气袭人”四字了，更是“俗”了陆游诗句本身的美好含义。

而且，就字面讲，“花气袭人”，一个“袭”字，总给人一种“突然袭击”的感觉，总让人有一种猛然惊呆的感受，真真是“惊人之神”，所以，虽然是众人皆喜，而我，却是独不喜欢“花气袭人”的。

“花气熏人”，何如？

花气熏人，一个“熏”字，让人想到一种粘稠的氛围，浓得化不开，呛人脸面。若然是“花气”，那种花的气味，该有多么浓啊？直让人神魂颠倒，直叫人神情迷乱，所以说，花气熏人，还是不能叫我喜欢，因为它“乱神”。

“花气熏人”之“乱神”，亦是有“实”可证的。

黄庭坚，有一幅《花气熏人帖》，写的是一首七言绝句：“花气熏人欲破禅，心情其实过中年。春来诗思何所似，八节滩头上水船。”《花气熏人帖》，其诗，别有一名，曰《花气诗》。这里面，有一个典故：

公元 1000 年的某一天，黄庭坚正在家闭关修行，突然有人送来满屋子的花。送花的是驸马王钁，因为黄庭坚曾答应给王钁写诗，但过了很久王钁也没有收到，王钁就送花来提醒他。可没想到，这花气却完全干扰了黄庭坚的禅定。于是，黄庭坚就写下了这首千古佳作《花气诗》。

“花气熏人欲破禅”，点破了王钁送花的动机（或者说送花带来的结果）；“心情其实过中年”，诉说了黄庭坚当时的心情；“春来诗思何所似”，叩问“诗思”如何？“八节滩头上水船”，以之为比如，表达当时黄庭坚的诗思状态——如八节滩头的上水船，极其艰难。

驸马王钁，送花送香，本是一番好意，无奈，却因了花香太浓，花气“熏”人，反倒干扰了黄庭坚的“禅思”，乱其心神，也就使黄庭坚之诗思，荡然无存了。

看，这岂不是因“花气熏人”，而“乱神”吗？

好在《花气熏人帖》，“帖”之书法，写得纵横淋漓，恣意挥洒。不独笔法精爽，更难得的是禅思与世情交织，笔意与诗心脉合。终，成为经典名帖。

“花气雅人”，好在一个“雅”字。“雅”在何处？“雅”在“花气”，“花气”当如何？“气”在自然间，“气”在隐约间，“气”在优雅间；“气”在怡神，不在闻香。

雅人的“花气”，不狂不烈，不疾不徐，不浓不谈，恰到好处。隐隐约约，一脉清香，缭绕而至，有一份“原来你也在这儿”的惊喜；有一种陡然提神、凝神之快意。

“指尖沾花，花香满指”，所以说，“花气雅人”，那“花气”，实在也是一种行为的优雅。一小姑娘，手捻一朵鲜花，放于鼻尖嗅着，那情态，恬然而纯净，怡然而清芬，何其安静，又何其凝神？直可与“佛祖沾花”，作一比。

花香雅人，便就是那佛祖的“沾花微笑”，透着一份佛性的淡定，透着一份佛性的无限的深远。叫人如何不喜欢？

《摇响春的风铃》（外一首）

诗 / 卜庆萍

春天的柔指轻敲季节的窗棂
一下子把所有的心灵全叫醒
小溪流梳理好长长的发辫
抬腿就要开始新一年遥远的旅行
春风吻绿了山野
赶春的老牛驮着春光悠缓地前行
柳梢上一枚枚细叶旋转春的舞步
“嘎嘎”春鸭发出春的邀请
柳絮像个顽皮的孩子漫天起舞
含苞的花蕾走进真情的梦境
不请自到的雁行在长空划亮春的符号
拨动人心的油菜花滚动新生活前景
快把肩膀上的疲惫抖落干净
蓬蓬勃勃的园子里摇响春的风铃
四季的轮回迈开了脚步
从春到春旅途中
让每一天都有好心情

关不住的春色

日子一转身
蜜蜂的唇吐出一个自然的秘密
苦楝树上春鸟唱起春词
浅塘边小黄花轻吟春色
天空亮起来
大地攥一把春天的种子
春风抹走了荒芜
油菜花暖了谁的心思
杨柳柔情依依
春水引来轻舟
远山青碧一色
一片蛙鸣送来故土情思
小松鼠跳动起来
枝杈递去春的请柬
新燕在季节里炫舞
谁的眼神打湿了时空
四季的家园里
油菜花一唤醒春天
红的桃花白的梨花也迅步走过来
天地间莺啼花灼
关不住的春色亮了这个季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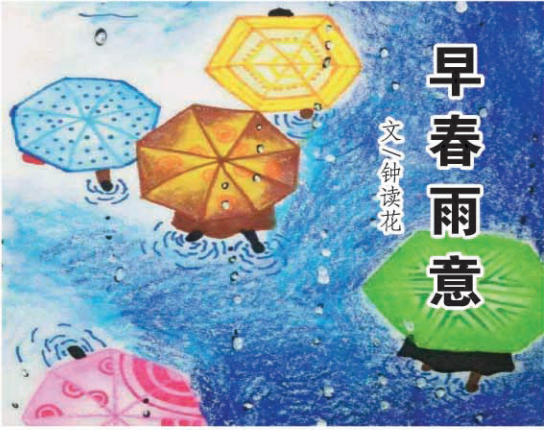
晨起，启户，一场雨，正悄然地落着。

早春，北方的天气，尚凉，落着的雨，更增加了庭院的凉意。雨，下得忽轻忽重，却总是那么疏疏落落的。既不像夏雨那样的飘洒如泼，也不似秋雨般的缠绵悱恻。只是一味地轻柔，润物细无声，欢快地打湿着地面。

天空湿淋淋地阴着，仿佛贮满了一腔等待倾听的情感。坯草的房檐上，雨点滴答着，成为了一种幽情的倾诉。久旱不雨，打湿的地面，散溢出轻微的土腥味，让人呼吸到一种土地苏醒的味道。几只鸡，或许是欢喜于这落着的春雨，并不怕淋，在院中，咕咕地叫着，四处寻觅，啄食，悠然地，如同绅士。家养的那只黑狗，蹲在西北的角落里，歪着头，看着庭院中的一切，那种且惊且喜的神情，让人生发出一份爱怜。庭院中的那棵“梅杏”树，被春雨浸湿着，枝枝干干都变得红润润、滑滋滋的，流淌出一种明丽的色彩。枝头上，已是蕴满了花蕾，纹理丝丝地裂着，只是还没有绽放，给人留下一份期待。或许，就是在等待这一场春雨。

噢—噢，总是春天的气息了，不再寒冷，一切都是酥酥软软的，满是膨胀的春意。

这个时候，走出户外，行走在一条深巷中。两壁青砖高墙，高墙内，或许会升起湿意的炊烟，一种古旧的意蕴便溢满了你的胸臆。同时，一份诗意也洋溢开来。“小楼一夜听春



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大概就有些意思了。那卖杏花的，该是一位女孩；那女孩的声音，一定很脆，清脆得如同这薄薄弱的春意，如同这春雨里淋着的那份清爽。

春雨的早晨，街道上行人稀少。乡下人，沉浸在一场雨的静谧里。一场雨，成了一次熨帖的安慰。或许，有人正站在自家的门楼里，是一位老人，拄着拐杖，拐杖上镌刻着沧桑的岁月，岁月里积贮着曾经的辉煌。此刻，他淡然地望着这

淅沥的春雨，脸上溢满了欣慰和满足。他知道一场春雨的意义，这一生，他看过许多次落着的春雨，从年少看到年老。默然中，就沉淀下一份“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的淡泊和宁静。当然，街道上还是有人走着的，一些农人，以一种悠然的姿态，以一种赏识的心情，把自己沉浸在这早春的雨意里。

撑一把伞，走向村外，走向一条小溪边，是一件必然的事情。莫辜负了这一场早春的好雨。

站在村头，举首，即能望见远山，望见空旷的田野。远山迷蒙在雨雾中，只是朦胧的一抹，像是一句猜不透的谜语。近处的山，清晰多了，疏疏朗朗的树，淋在雨中，已透着隐隐的绿。山坡上，也有了一些“草色远看近却无”的浅色，只是淡得有些迷离。此一刻，若是有一位披蓑戴笠的农人，牵一头黄牛，悠游于山坡上，那就是一种饱满的画境了。近处的田地，雨淋之下，轻轻地喘息着，热热地期盼着一个“透”字。

村边的小溪，刚刚从冬天里苏醒过来，水，浅淌着，那样的柔软而无力。可河底的青荇已经青了，河岸的垂柳已经绿了。雨洗之下，柳树变得异常的明亮，像黄鹂在翠柳中划出的锐利的鸣音。

一场春雨，似乎就是一次穿透。溪水，在等待涨满；草木，在期待生绿。生命，在滋润中成长。